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緣四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略引一
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新野庾紹之

宋蔣小德

沙門竺惠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迴璞

頓丘李氏

參軍鄭師辯

京兆韋知十

雍州謝氏

洛州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恠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

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懸懸老
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
綠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
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
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

水之神也

出治下
寺記錄

嘗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
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爲師解悟非常乃避
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
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

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
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
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
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走出衆前
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
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
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
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
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出梁
傳高僧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
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
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
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
顧答云楚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
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
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
時無敢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
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
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

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
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
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遠之來紹
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
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走出戶便滅協

原

三

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丘州刺史朱循時爲
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
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
夜三更將殮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

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
帝勑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
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
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
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

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
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
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
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
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
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
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
竟道賢沙門因徃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
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
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

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誓未及得答熾復言
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
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噉熾而
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

右此三驗

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中大將
軍恪強愎傲物峻儉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
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響恪而殺之
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幼騰胤以峻
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過因酒食行

酙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
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
那無苦也旣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
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

出冤魂志

周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
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
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
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爲武帝傳
說旣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
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

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
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
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
司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
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爲
帝作食前後進白團林四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
左右左右教曰名鷄卵爲白團也儀同即答
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
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
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牀上獄

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
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
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爲
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
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
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勑天下人出一錢爲追
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
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
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

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地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

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數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爲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提四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

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爲吾欲殺生不釋長答云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殺特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

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恠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徃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起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

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
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
覺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
令起燃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
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
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
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
不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
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
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

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
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
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
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
夜則同宿遂至閩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
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
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
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
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
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

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補四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然始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

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署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勘當元由婢叩笞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忤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

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
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
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
母乃屈鄉間眷屬及隱禪師行道崔諸經生
釋曰
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
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
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叅軍鄭師辯年未弱冠
時暴爲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
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

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
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
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
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
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
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
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
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爲
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
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裹置淨處也仍

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裏披置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至日酉能食而愈猶見披在牀頭及辯能起披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脔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脣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

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右此五驗出宋報記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昌今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姓

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微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爲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

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

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船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林四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

可多將灰置牀上也第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韞第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瘻遂殺一螃蟹取汁塗瘻得差今入刀林地獄

處懲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

右此三驗出冤

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辨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可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

復有比丘純著縉帛遊行姪女酒肆之舍不
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謔
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
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
或内外財施未曾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

豈教弟子歛衆生肉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

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令得道果豈
有天人之師口歛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雖
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
諸禪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

謔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
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
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魚肉聽著蠶衣
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蘿
布白氈三衣未著縉帛何爲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嚏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偽質事等盡耗

感此穢形又同坯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添加復闇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食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

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

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薑薤蒜

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薑蒜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預善業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

木葱二者葷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草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

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

不犯

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
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卧僧牀縛
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

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
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
教須看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

還在屏處一同前法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況俗凡人報開食耶

嚏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
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
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汙比座若上座嚏者應
言和南下座嚏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嘆諸比丘呪願言長壽
嘆時有居士嘆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
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
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

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面向

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
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

衆莫使衆譏嫌汙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
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
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

應出外莫令人生汙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
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
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間處小便
汙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
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口小行當聚一
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盆埋地中就中小行已
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廁去時應先取籌草至
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

籌不得壁上拭不得廁板梁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塊軟木皮軟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簾作籌度量法極長者

一揀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汙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法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起塞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冷汙是名上廁用水法塔前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

得張口大湊唾著地若欲湊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湊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笑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廁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爲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得使垂圍中十一不

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汙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圓中十五不得

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汙漏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

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水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

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爲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縛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爲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爲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禮無功德也

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瀆汙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廁必須營噓作聲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汙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爲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諸祇洹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百諾

集四

十七

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秉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爲下賤五百世中爲人除糞由昔

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以是義故不得
房內便利具招前罪勢是俗人游忘不能自
運置後在房便利今他日別將棄未來定
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猪狗燒故廝也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
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

爾時有王者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
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
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
塔地時有狗糞汙穢塔地有一女人寺撮除
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嗤笑之

曰汝手以汙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姪物
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
除不淨已便潔手遶塔求願令掃塔地汙穢
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
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
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
釋曰今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汙穢會所生清淨
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
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婢女故今受是婢女
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

是天音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爲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廄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

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釋四十九 如是諸貪穢穢汙諸舍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如是諸瞋穢 穢汙諸舍識 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汙諸舍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

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屍尿投中
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
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
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
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
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
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
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
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
曹敢居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

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屍
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
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
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
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椎柱
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
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
屍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鬼
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

不煩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
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徃佛所具問
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爲汝說此賢劫中
標四
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
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
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
支佛徃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觀
喜勑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
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

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
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
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
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爲飢渴所見逼切以是
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
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
慳貪緣耽懸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
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敢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茲身穢質

蟲寓內消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

卷引
三驗

宋釋慧果

卷四

齊釋弘明

十一

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
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
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數糞鬼中法師德素
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

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
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
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
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寶諸天童子爲給
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夕之乃去又見
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爲盜僧齋食
今墮廁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
冀免斯累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小精來惱

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憝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文何因無頭兩間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父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脣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猶遑似

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卷四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益
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
口非常苦毒比鯀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
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
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鯀後遂
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
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鯀活之後吉
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
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
仁則說之云爾右此一驗出冥報記